

春秋戰國異辭

李松坡先生集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下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

如字當作之

荼首之孫

荼首白首也

仰俸戟之寶

俸戟謂死事實謂賞也

吾無繇與之為之柰

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全驅之數不得為侈弇焉困窮之民間而糴之釜鉅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
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
于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輿
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
分使然也

管子輕
重甲

桓公問于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
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為
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于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生鹿于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

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
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于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
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
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
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
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
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
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管子輕
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

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保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代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脩

使三年而代服

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

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價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脩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

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
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管子輕
重戊

桓公問於管仲曰萊莒與柴田相併為之奈何管子對
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
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
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
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反農

二年桓公止柴菜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菜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
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
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
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
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
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

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
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
則吾不王必矣

管子
小問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
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
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
撫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
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

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列子
湯問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公謂鮑叔曰何不
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莒管仲毋
忘束縛在魯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
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
殆矣

呂覽直諫 又新序
卷四 管子小稱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上問

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生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莊子天道
應語少別

又淮南子道
一作楚成王

事

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
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
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
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
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細流所以成其大也詩

曰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

韓詩
卷三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桓公

韓詩